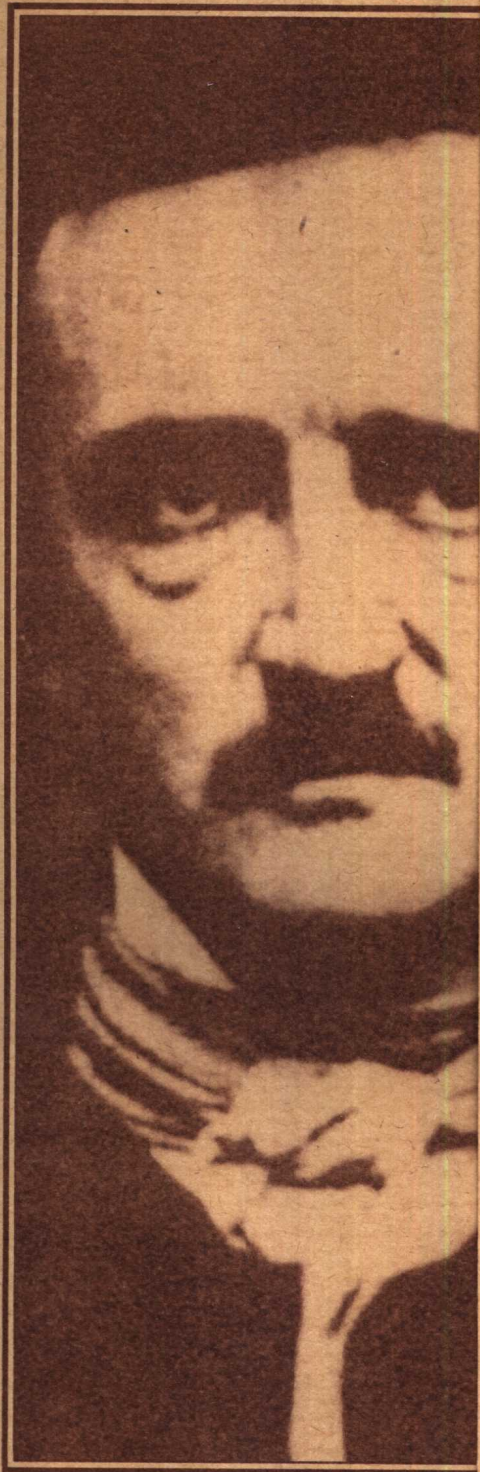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爱伦·坡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爱伦·坡精选集

刘象愚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375印张 6插页 466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329-1647-2

I·1424 定价 26.70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苦难造就的天才——爱伦·坡

刘象愚

爱伦·坡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说到坡，当然不能不讲他坎坷的身世，也不能不讲他天才的创造，更不能不讲他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感慨说，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是苦难的产物，他列举了孔子作《春秋》、屈原著《离骚》、左丘明作《国语》、孙子论兵法 etc 例子，事实上，他自己的《史记》也是在因李陵之祸而遭宫刑的奇耻大辱之下发愤而作的。西方的艺术家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荷兰画家梵高都是这样的艺术家，而爱伦·坡的情形更具典型性，他短暂的一生所遭受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正因为有太多的苦难，才激发了他巨大的创造潜力，造就了他万世不朽的英名。

—

埃德加·坡于 1809 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之家。母亲面目姣好，身材秀美，嗓音甜润，演技高超，曾扮演过朱丽

叶、奥菲丽娅、考狄丽娅等著名莎剧角色和谢林丹等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在当时美国东北部的演艺界颇有一点名声。父亲也热衷戏剧，为了追求母亲，毅然放弃了跻身法律界的初衷，加入了母亲所在的剧团。他演技虽不甚高明，但也扮演过众多角色。艺人在当时美国的社会地位不高，收入很低，且流动不居，生活十分艰辛。坡的父亲不堪忍受困苦，常常在杯中物里寻求解脱，沾染了酗酒的恶习。当坡还是个两岁半的幼儿时，他便抛却了妻子儿女，离家出走。而母亲这时也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大量咯血，缠绵病榻近两月后，竟不治而亡。三天后传来父亲客死异乡的消息，坡兄妹三人就这样被孤零零地抛到了人间，分别为人收养。当时坡只有三岁。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烟草杂货商爱伦夫妇收养了坡。从此他被称作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家道还算殷实，初时对坡也不错，但他毕竟是商人，未受多少教育，重利轻义，对坡严酷有余而慈爱不足，养母秉性温柔，对坡虽较多体贴，但她究竟是妇道人家，很多情况下不能做丈夫的主。他们收养坡之后不久，就带坡回故土英国开办商行分支机构并省亲。坡在伦敦读了五年小学，后随爱伦一家返回里士满，继续读中学。坡天资聪颖，勤奋好读，在近十年的中小学期间，学习了希腊、拉丁、法、意、西等语言，阅读了荷马、色诺芬、西塞罗、奥维德、贺拉斯、维吉尔等古希腊罗马作家以及雪莱、拜伦、柯尔里奇等英美作家的许多作品。1826年坡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学古代和现代语言专业，进一步研修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文学，以及法、意、西等国的语言和文学，他博闻强记，才思敏捷，往往能随口背诵古代大师的作品，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入学不足一年，便参加了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考试，而且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受到学校的嘉奖。

当时的弗吉尼亚大学新建不久，学校虽制定了种种校规，但不能严格执行，许多富家子弟带着婢仆、宠物来上学，他们抽烟、喝酒、跑马、遛狗、赌博、决斗，无所不为，根本无心学业。在这样一个学风散漫、秩序混乱的环境里，坡也受到了不好的影响，加之，养父在给他经费的问题上极为苛刻，致使他经常身无分文，债台高筑，于是染上了酗酒和赌博的恶习，欠下了两千元的赌债，养父得知此情后，非但拒绝替他偿还赌债，反而对他严厉责骂，坡无法可想，只好在第一学年年末被迫辍学回家。回到里士满后，他意外地发现，原本与他已经私订终身的情人爱尔米拉已在双方家长的干预下，与他人订了婚。

坡本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孩子，幼年痛失双亲，长期寄人篱下，使他过早地体验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滋味，养父拒绝援手的寡情和冷酷，情人的突然背叛这两件事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加上养父此刻已有外室和孩子，对他更加冷漠，他沮丧不已，极度绝望，终于在1827年3月离家出走，茫无目的地到陌生的社会上去寻找出路。

坡的闯荡生涯是从波士顿开始的。他先在码头上一家批发商的仓库里当了一个月左右的小伙计，随后又到一家商业性小报干了不足一月职员兼记者的差事。后来实在走投无路，只好虚报年龄并化名混进了军队，军旅生活毕竟单调乏味，他不堪忍受寂寞，屡次萌生离开军队的念头，怎奈退伍必须获得家庭的支持，而养父坚决不同意他的请求，他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后来养母病逝，他请假回家奔丧，也许是他对养母那份真诚的哀痛打动了养父的心，爱伦终于同意他离开军队。离开军队后，又过了十四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轻而易举地通过入学考试，进入西点军校，原以为军校是个理想的地方，谁知军

校的生活并不比军队轻松，同样枯燥难耐，于是他再生去意，但这次仍同上次一样，得不到养父的支持，他只得采取无故逃课，破坏军纪等极端做法，终于被开除出校。

在从军队到西点的这几年中，他继续写诗。曾先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为了出版第二本诗集，他多次写信向养父求助，他真诚希望能改善和养父的关系，后来为从西点退学，又多次恳求养父向西点军校校方表示同意他离开，但养父铁石心肠，对他的哀求置若罔闻，连一点普通人的同情都没有，这使坡彻底绝望了，他终于同这个收养过他的家庭决裂了。如果说，亲生父母的死使他第一次成了孤儿，那么，这次同养父的决裂则使他第二次成了孤儿。

坡无家可归，只好到巴尔的摩投奔姑母一家，那时祖母及坡的哥哥和姑母一家生活在一起，姑夫于数年前死去，他们的三个孩子已有一个夭折，家财耗尽，这时一个偌大的五口之家全靠姑母替人缝缝补补和祖母的一点养老金及少量的房租苦苦支撑，其艰难之状可想而知。幸喜姑母一家接纳了他，姑母相信他的天才终必为世人赏识，对他关心备至，表妹弗吉尼亚也对他十分敬仰，在这里他真正体味到了家的温馨。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之家，贫困、疾病不时袭击他们，老祖母衰弱多病，哥哥又得了肺结核，咯血不止，就在坡到来三个月之后，便凄惨地死去，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死时只有二十四岁。

从此，坡开始了更加艰辛曲折的文学生涯。离开军队后，他在纽约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离开西点之后，一些赏识他诗才的学友们又凑钱帮他出版了第三本诗集。这时费城的《星期六信使报》设奖征集最佳短篇小说，坡立即寄去了几篇作品，虽未能获奖，却引起了评委们的注意，这些作品随即被发表在该报上。后来，他的《瓶中手稿》荣获了巴尔的摩《星期六游客

报》最佳短篇小说奖，于是，他的更多作品开始见诸报刊。

此后的近二十年中，他辗转巴尔的摩、里士满、费城、纽约等地，先后出任《南方文学信使》月刊、伯顿的《绅士杂志》、格莱厄姆的《格莱厄姆杂志》、《明镜晚报》、《百老汇杂志》等报刊的编辑，不断发表新作，也为筹办自己的刊物苦苦奋斗。坡有很强的进取心，恃才傲物，在文人圈子里周旋，难免有与人意见相左，争持不下之事，而他往往坚持己见，因而常惹人不快，但他为人真诚，工作勤奋，经他编辑的刊物，订数猛增，给老板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与他付出的劳动相比，他的收入则往往偏低，为此，他常常抱怨，屡有愤懑不平之词。

坡的婚恋生活虽有过欢乐和幸福，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不幸远大于幸运。他投奔姑母家不久，就爱上了表妹弗吉尼亚，但姑母一度曾有将表妹许配一位富翁之意，这可能产生的变故，给坡本来就不稳定的神经以巨大的压力，他情绪低沉、压抑，常常借酒浇愁，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后来，姑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才把他从可怕的悲伤中解救了出来。1836年5月，坡和比他小十三岁的表妹结婚，在婚后的数年中，他体验了家庭的温暖、爱妻的体贴，心境比较平和，事业也相对顺利。然而人事乖谬，命途多舛，对坡来说，好景苦短，不幸总是来得太快，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而饮酒过量，又大大损伤了他的健康，加上年龄相差太大，他们的家庭生活，很快就出现了不谐和的音调，坡无处排遣苦闷，只能求助于酒精的刺激，而酗酒又往往成为被老板解职的重要原因。

在时而陷于困顿，反复迁徙的生活中，娇妻得了肺结核。坡虽然这时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得到了一些人的赞誉，也结

识了狄更斯、惠特曼等知名作家，但他依然是一个文名不彰的小作家。他的文稿流行圈子不大，作品集销量无多，做编辑的固定收入菲薄，稿酬时有时无，生活十分窘迫。后来妻子病情恶化，他甚至无力为妻子延医买药。

1846年坡举家移居纽约郊外。在沉重的生活和精神重负下，坡自己也病倒了。妻子病情继续恶化。严冬朔风凛冽，冰雪交加，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衣被御寒，又无钱买燃料，常常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1847年1月30日，弗吉尼亚终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像坡的母亲和哥哥一样死于消耗性结核病，而且同样只活了二十四岁。妻子的去世，给依然卧病的坡以更沉重的打击，他心力交瘁，精神恍惚，经常处在迷幻之中。此后的一年多，除散文诗《我发现了》和几首悼亡之作外，坡再没有写出更多的作品。

1848年初，在姑母兼岳母玛利亚的悉心照料下，坡恢复了健康。他一方面继续为筹办自己的杂志而奔波，一方面开始追求比他年长五岁的寡妇萨拉·海伦·怀特曼。怀特曼太太喜欢诗文，是他的女性崇拜者之一，她钦佩坡的才能，但却对他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惯难于认同，加上家庭的竭力反对，她对这门婚事始终迟疑不决。坡伤心绝望之余，竟以服食鸦片的方式自杀，结果未能如愿，反而大病一场。复元之后，他继续向她表示坚定不移的爱慕之心，怀特曼太太提出只要他戒酒就答应同他结婚。然而就在婚期临近之际，他又在一些人的怂恿下，喝得酩酊大醉，怀特曼太太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解除了婚约。坡气恼之下，转而追求那时与他交厚的南希·安妮·里奇蒙太太和纽约女诗人莎拉·路易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他遇到了初恋的情人莎拉·爱尔米拉，爱尔米拉当时已是孀居的富婆谢尔顿太太，他再次向她求婚，她欣然允诺。就在他积极

筹办婚事的一周之后，也就是1849年10月3日，人们发现他烂醉如泥，人事不省地倒卧在巴尔的摩街头。此后他多半处于昏迷谵妄状态，10月7日清晨5时死于脑溢血，结束了四十年悲惨潦倒的一生。

坡一生极不幸，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后还遭人诅咒。就在他辞世两天后，有人就在《纽约论坛报》用假名“路德维希”发表讣告，对坡恶毒攻击，肆意诽谤。岂料发此讣告的人，竟是曾与他在《格莱厄姆杂志》共事并被指定为遗稿保存人的鲁弗斯·格里斯沃尔特。此人品德恶劣，嫉贤妒能，借纪念之名，行攻击之实，甚至乘受命编选坡的四卷本选集之机，大肆篡改坡的书信，在坡的作品中塞入自己的私货，他还编撰违背事实的坡的传记，以种种卑劣手段破坏坡的声誉，丑化坡的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由于他作为坡遗稿保管人的特殊地位，英美文学界许多人长期以来把他别有用心地虚伪陈述当做了无可怀疑的真实。加上另外一些人对坡不负责任地随意评论，使坡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歪曲。直到近一个世纪后，坡的书信真迹面世，他的真实形象才得以恢复。

二

坡一生中创作了六十余首诗、近七十篇短篇作品、一篇散文诗、一部长篇小说、一些文论，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戏剧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这些诗文和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他的诗歌共收编为四个集子，包括早期的《帖木尔及其他》(1827)、《艾尔·阿拉夫及其他》(1829)、《诗集》(1831)和后期的《乌鸦及其他》(1845)。他的短篇小说收入三个集子，即《怪诞及阿拉伯风格故事集》(1840)、

《传奇故事集》(1843)和《故事集》(1845)。他的批评文字则散见在报刊杂志上。

坡的诗作受拜伦、雪莱、柯尔里奇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较深，其诗大多为直抒胸臆、任性率真之作，注重主观情感，强调奇瑰的想象，追求形式美和音乐美。题材不外是爱情、美、自然、理想、梦，以及悼亡伤怀、悲天悯人之类。

坡青少年时代已经展示了非凡的诗才，写出了像《帖木尔》、《——湖：致——》、《十四行诗——致科学》、《致海伦》、《艾尔·阿拉夫》、《海中的城市》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帖木尔》和《艾尔·阿拉夫》两首较长的诗以奇幻瑰丽的想象闻名。在前者中，坡让弥留之际的帖木尔向神父忏悔，力图说明个人野心和纯洁美好的情感之间的冲突；在后者中，坡从《可兰经》第七章借来了阿拉伯观念中表示天堂和地狱之间中间地带的名字“艾尔·阿拉夫”作诗题，试图说明人无法获得永生，只有追求崇高的美，才能避开人间的恶。坡选择并不熟悉的题材，其意正是要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十四行诗——致科学》表达了科学扼杀神话、美和创造力的思想。《致海伦》表达了诗人在情窦初开的年华对美好爱情的憧憬。

坡晚年的诗作以《乌鸦》和几首悼亡诗最著名。《乌鸦》是一首象征性特强的作品，采用诗人常用的“美人之死”的题材，通过主人公和一只突然飞进屋内的乌鸦的对话，表达对已故恋人的深切怀念。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子夜，主人公独坐窗前，深陷在怀旧的感伤中。由于过度悲伤，他的精神处于恍惚状态，一只硕大的乌鸦，不期而至，他向乌鸦发问，而乌鸦的回答始终是“不再”(nevermore)。乌鸦原是不祥之兆，它象征黑暗、痛苦、悲伤、死亡，诗人通过这一象征性的意象，表达一种美人已逝，艺术灵感也即将枯竭的极度悲哀。全诗一百

零八行，通押（o:）的长韵，诗中充满抱韵、头韵、叠句，极富声韵之美。《尤娜路姆》和《安娜贝尔·李》写于妻子死后，是著名的悼亡之作。诗人哀叹爱妻的夭折，在表面平静的文字下表达了一种极其真挚而痛苦的怀恋之情。

坡的小说包含了较多的类型。按照龚古尔兄弟、瓦雷里和W.H. 奥登等人的说法，坡是恐怖小说、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开创者。今天这一说法似乎已经成了定评。他笔下那些关于神秘、怪诞、恐怖、死亡、梦幻、人格分裂、自我本质丧失的描写对现代作品影响甚大，他那些善于推理的主角可谓福尔摩斯等一系列侦探小说的鼻祖，他那些描写未来的作品为威尔斯等人的科幻作品开了先河，而他那些探险故事则为儒勒·凡尔纳和斯蒂文生等人树立了榜样。

坡的小说中恐怖小说居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厄舍府的崩塌》、《黑猫》、《一桶酒的故事》、《“红死病”的假面舞会》等篇。这类作品往往有离奇的情节、精神错乱的人物、神秘怪诞的事件，浓重的恐怖气氛。而且恐怖的事件和人物恐怖的心理相表里、相始终。换言之，恐怖的事件往往是人物恐惧心理的外化，而人物的恐惧心理则往往又是恐怖事件的内化。《厄舍府的崩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笔触把一对孪生兄妹的精神失常和具有乱伦意味的特别关系写得惟妙惟肖，哥哥罗德里克在妹妹玛德琳未死之前先把她活活装入棺材，而后又在极端恐惧中等待她破棺而出，等妹妹真正出现时，他在高度惊恐中被吓死，这时，厄舍府突然开始神秘地崩塌。外在的恐怖事件与内在的恐怖心理相互生发、相互纠结，透过叙事者恐怖的眼睛和恐怖的描述，传达给读者，造成高度紧张、恐惧的阅读心理。《黑猫》中的叙述者本是一个善良的人，但由于酗酒，变得喜怒无常，不仅对自己心爱的黑猫下了毒手，居然连自己的妻子

也一并砍死。事实上，叙述者在把第一只猫的一只眼睛抠出并将其吊死后，就一直处在巨大的恐惧中。他的住房突然起火、废墟断壁上出现被吊死的黑猫形象、藏匿妻子尸体的墙中突然传出凄厉的哭声，这些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更增加了故事的恐怖。故事中，作为叙事者的“我”一直在向读者讲述自己内心中邪恶一步步占据上风的过程，神秘恐怖的外在事件看来是这些邪恶的诱发因素，但我们毋宁说，“我”心中的邪恶却是这些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桶酒的故事》中叙述者采用类似的残忍手段复仇，把敌人活活砌进一个墓穴的壁龛中。恐怖的气氛从“我”决心要报复伏契那托时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红死病”的假面舞会》中红死病的幽灵突然神秘地出现在与外界隔绝的城堡中，造成了王子和所有避难者的猝然死亡。假面舞会上，幽灵和王子对峙的场面把恐怖的气氛推向了极点。

如果说上述诸篇是外在的恐怖与内在恐怖并重的恐怖小说的话，《莱吉亚》、《陷阱和钟摆》、《泄密的心》等则是更侧重内在恐怖心理刻画的名篇。《莱吉亚》中的“我”吸食鸦片，始终处在对已故情人莱吉亚病态的怀念中，在他和续娶的妻子罗伊娜短暂生活的日子里似乎处处都有莱吉亚的影子，而这位具有神奇魅力的女郎竟然在死去的罗伊娜身上借尸还魂。也许“我”在鸦片的作用下产生的只是幻听、幻视、幻觉，而读者却不能不体味到叙述者那种苦思苦恋的心理。坡细腻地描写思念中的幻象以及幻象中的思念，叙述者也许未必感觉到那些幻觉的可怕，但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陷阱和钟摆》淋漓尽致地描写叙述者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后，在遭受那些离奇古怪的刑罚时内心的恐惧和痛苦。坡刻意拉长主人公遭受折磨的外在过程和心理过程，把恐怖的气氛渲染到极致。《泄密

的心》写精神极其过敏的“我”面对一个老头蓝色的鹰眼和愈来愈响的心跳，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恐惧心理，坡以特写镜头的手法，把两次心跳、老头的眼睛、“我”午夜潜入老头房中的过程等细部放大，从而细致地刻画了“我”内心的惊恐和邪恶。在这类作品中，神秘、怪诞的情节或事件，如《莱吉亚》中的“借尸还魂”、《陷阱和钟摆》中闻所未闻的惩罚手段等多少退居于次要地位，而由这些神秘、怪诞的事引发的恐怖心理被置于更显著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小说又可以说是恐怖心理小说。

坡无疑是科幻小说的鼻祖，《气球骗局》描写了乘气球飞越大西洋的故事；《汉斯·普伐尔历险记》写登月飞行；《瓶中手稿》写一次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瓦尔德马病例真相》写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催眠术对弥留之人的作用，一个肉体已经死亡的病人在接受催眠之后，精神居然存活了下来，直到近七个月之后，催眠术被解除，他的肉体才腐烂。此外，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时有科学问题的讨论，例如，《活葬》中关于假死和真死的区别等医学问题的穿插；《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治疗法》中关于精神病及其治疗的探讨等都是著名的例子。这些作品以超前的意识为后来的科幻小说树立了榜样。

坡的侦探推理小说只有四五篇，但几乎全都是传世之作。《毛格街血案》被公认为侦探小说的开山作品，至今仍是这种文学类型中最完美、最典型的形式。与随后发表的《玛丽·罗热疑案》与《失窃的信》形成了一个以著名侦探迪潘为中心人物的三部曲。《毛格街血案》写母女两人被一个大猩猩残害的案件；《玛丽·罗热疑案》把发生在纽约附近的一桩少女谋杀案移到巴黎；《失窃的信》则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被拿走又被找回的过程。三个案件的侦破全仗迪潘细致的观察、敏锐的

分析和严密的推理。迪潘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和丰富想象力的人物，他往往能发现人所不能发现的线索，并抓住这些线索做出人所做不出的分析，然后综合这些分析，一步步推理出雄辩的结论。例如，他对《血案》中现场发生的那声尖叫、列士巴奈太太被害死后手中紧抓不放的那撮毛发、小姐被扼死时异常的指印、杀人的手段特别残忍但却没有杀人动机等常人不注意的细节的高度重视，并从这些特殊的细节出发，推导出凶手不是人而是猩猩的结论。再如，《信》中警方为找回那封“失窃的信”曾做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策划，但无一奏效，先是多次拦截不成功，后来的多次全面彻底搜查也毫无结果。迪潘指出，警方的失败，关键在于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智慧。由于对手十分狡诈、十分老练，他十分清楚警方的那些招数，因此，既不把信带在身边，也不把信精心隐藏，而是将其放在警方认为根本不可能放的明处。迪潘的思考和真是头头是道，不由人不信服。他还根据这一分析，制定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行动计划，终于用比D-部长更高一筹的手段取回了那封信。迪潘的形象无疑是后来的福尔摩斯、波罗等一类著名侦探的原型。

坡的这类小说，通常是以干练的私家侦探为中心，安排两个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方面是这位侦探和他的朋友的对立，另一方面是这位侦探和警方的对立。在前一个对立中，侦探通过观察、分析、推理破案，而他的朋友则作为叙述者转述他的破案过程，这位朋友时而表示赞赏，时而表示怀疑或不理解，以自己的懵懂来衬托他的聪明才智。在后一个对立中，则往往以警方的无能和失败来反衬这位侦探的高明。这种模式也为后来许多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西姆农之辈所习用。

《金甲虫》似乎也可归入侦探推理一类，虽然它写的不是

破案，而是探宝，但探宝的过程正与破案的过程相似，主人公同样是要通过观察、分析、推理来解破一个个疑难，最终获得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作品引入了关于密码和解码的精彩细节，同样为后来的侦探类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除恐怖、科幻、侦探三类之外，坡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值得重视。这类作品以今天的眼光看具有较多现代主义特征，在当时来说是很有现代意识的。《威廉·威尔逊》写了人格中那种双重的自我，一个威尔逊是两个威尔逊，两个威尔逊又是一个威尔逊，既联系又对立，相反相成，表现了现代人格的分裂。《人群中的人》中写一个代表孤独、贪婪、邪恶的老人，总是在人群中茫然地走来走去，不仅表达了人本质中存在恶的观念，还暗示了人的无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感。《丧失呼吸》写一个人在丧失呼吸后进行的徒劳搜寻，表达了人的部分自我本质丧失的悲哀。《被用完的人》写叙述者对一个人的本质的探询，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完全由机械装备起来的人，既预示了现代机器人诞生的可能性，又暗示了现代人的物化。《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写一群精神病患者代替管理者，成了精神病院的主人，表达了当代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Ronald David Laing）把疯狂视为与正常状态相分离的一种超凡形式的思想。《好好》中的主人公和魔鬼谈话、《德罗梅勒特公爵》中的公爵死后和魔鬼聊天、玩牌等等都包含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预示了现代派作品的诞生。

坡不仅在诗歌和小说领域成绩卓著，在理论和批评的领域里也颇多建树。在《诗的原理》、《创作的哲学》等著名论文中，他提出了“美”是文学创作最高境界的思想，文艺作品与科学论文不同，其目的不是提供真理，而是给人以艺术享受，给人以审美快感，通过艺术美的激发，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

而诗则是体现美的最佳形式。诗歌美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一种忧郁的美、朦胧的美。而形成这种美的最重要因素则是诗的韵律和音乐性。诗人为诗而写诗，诗和诗歌的美是它自身存在的惟一理由。这些思想开启了唯美主义理论，并成为这派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

坡也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理论的创立者。他提出，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其艺术效果，小说家在构思一篇故事之先，必须为其设定一个独特的效果，然后再围绕这一效果构思情节和事件，换言之，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进展、环境描写、气氛渲染、结构布局等都要以既定的效果为中心，这样，小说才能产生一以贯之的艺术魅力和整体的艺术美感。为了使作品获得最佳艺术效果，作品既不可太长，也不可太短。作品太长，其艺术效果则因不可避免的阅读停顿必然衰减，而作品太短，则不能充分发挥其艺术效果。坡先立“效果”的主张和对这一效果统一性、整体性的强调，对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坡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也贯彻了自己的这些理论主张。

三

爱伦·坡生前和身后，他的故国美国对他评价不高，然而，欧洲，特别是法国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著名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等都对他十分赞赏，波德莱尔把他引为自己的“同类”、“兄弟”，他说自己所以那样迷恋地阅读坡，乃是因为他自己构思过的东西，都在坡的作品中找到了明确的表述和颇具艺术魅力的表达，在创作观念上他们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对画家马奈说，他之所以刻意模仿坡，